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三十二卷目錄

文學名家列傳二十

南齊一

崔惠伯

張融

謝惠

劉惔

陸厥

孔稚圭

王遠之

周颙

陸澄

祖冲之

謝朓

劉繪

謝朓

王遠之

周颙

陸澄

祖冲之

謝朓

劉繪

謝朓

孔稚圭

王遠之

周颙

陸澄

祖冲之

謝朓

劉繪

謝朓

孔稚圭

王遠之

周颙

接南齊書文學傳崔惠伯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  
玄績未明中爲襄州刺史史祖裕禪率朝請父喪不  
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嗣毀不滅性攻當  
不進看蓋耳如何既靈吾子今亦不食矣惠祖不得已  
從之父梁州之賈家財于萬貫宗族器皿題爲日

王遠之弟之  
接南齊書文學傳玄之字宣約項祁陽人也父祖  
良濟中江州刺史史祖裕禪率朝請父喪不食  
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嗣毀不滅性攻當  
不進看蓋耳如何既靈吾子今亦不食矣惠祖不得已  
從之父梁州之賈家財于萬貫宗族器皿題爲日

王遠之弟之  
接南齊書文學傳玄之字宣約項祁陽人也父祖  
良濟中江州刺史史祖裕禪率朝請父喪不食  
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嗣毀不滅性攻當  
不進看蓋耳如何既靈吾子今亦不食矣惠祖不得已  
從之父梁州之賈家財于萬貫宗族器皿題爲日

字日字之善流子遠近稱得父時賢文疏南族子  
慕曰彼有自當見之後無吾何言故希火焚之好學  
聚書至萬卷鄰里少年好學者來從假借日數十卷  
惠祖自取永書爲始安王撫軍選曹行參

軍將刑獄參記至遼光好基督教召惠祖對教惠祖慨

辭拂非廟麗不見也建武中諸舉士從兄慧景舉惠

祖及平原劉孝標並頌學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

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所賦詩於吏部中賓友

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

華辭而闇據悉一座震服之號數日假使班馬復

生無以過此慰祖實宅四十五萬貫者云寧有不減不

答曰誠然節伯休何客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賣四十

六萬一員與慰祖曰是即同君欺人豈是心我子

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祝貞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

與丹陽丞劉溫素善溫素好學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

未滿一日溫謂之曰卿有老母官其出矣命其出

之慰祖聞自首慚尚方病卒對酒悲泣退太

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半本成碑卒與從弟祖

云常欲更注漢固史採史漢所漏一百餘事在廢

簷可檢寫之以存大意後忘志真木屑悉可寫數本

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齊劉洋裴叔

又令以棺載之不須煩勿設斂蓋時年三十五

王遠之弟之

接南齊書文學傳玄之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惠祖

王國郎中父楊朱會稽太守雖年弱冠達士同郡

陸修靜以白質羽塵尾崩遺禮曰此所異物以奉異

人宋孝武開元有早譽解褐爲新安王北中郎參軍

孝武起新安寺僧俗多觀覽吊誦禮拜錢帝曰佛

殊儕序序以住持出爲封溪寺從叔永出後著述之

曰師聞制旨汝等當還禮曰不患不還政恐遙而復

去廢靜喜峻聲氣清雅禮貌貞亮融資以禮

洛生賦賦之而不害也浮海不交州於海中作薄

賦曰蓋之用也情美形平使天形高內數敷外

者言之榮也吾遠慕慕名將將海得他行開人浪游

右侯射王儼直儒衛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

定賓國儀體初僕撰古今喪服集記之難備十一

歲更撰世行五祭禮國子博士國學久廢建元二年

遷之上表學乂兼著作撰永明起居尚書通直

常侍驍騎將軍領博士著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南

康相大中光武大夫加侍中造之率素衣裳不着靴

案歷累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子之有史

爭議齊竟陵王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顥上啓曰臣

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籍素為基依儒者性以宋元

徵一年被勅使纂集占說官歷代分載凡在墳策必

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輯黜陟謹悉該研

訖詳述服之差實遺風之節屬舊序遷執度推新故

大宰臣源奉宣勅旨使還洗正刊定未畢臣私門因

禍不揆微識謹上凡五十卷謂之齊禮儀仰希

木升天閣長銘秘府詔付秘閣

張融

接南齊書文學傳玄之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惠祖

王國郎中父楊朱會稽太守雖年弱冠達士同郡

陸修靜以白質羽塵尾崩遺禮曰此所異物以奉異

人宋孝武開元有早譽解褐爲新安王北中郎參軍

孝武起新安寺僧俗多觀覽吊誦禮拜錢帝曰佛

殊儕序序以住持出爲封溪寺從叔永出後著述之

曰師聞制旨汝等當還禮曰不患不還政恐遙而復

去廢靜喜峻聲氣清雅禮貌貞亮融資以禮

洛生賦賦之而不害也浮海不交州於海中作薄

賦曰蓋之用也情美形平使天形高內數敷外

者言之榮也吾遠慕慕名將將海得他行開人浪游

接南齊書文學傳玄之字宣約項祁陽人也父祖

良濟中江州刺史史祖裕禪率朝請父喪不食

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嗣毀不滅性攻當

不進看蓋耳如何既靈吾子今亦不食矣惠祖不得已

從之父梁州之賈家財于萬貫宗族器皿題爲日

第六二四冊之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三十二卷目錄

文學名家列傳二十

南齊二

崔惠伯

張融

謝惠

劉徽

陸厥

孔稚圭

王遠之

周颙

陸澄

祖冲之

謝朓

劉繪

謝朓

王遠之

周颙

陸澄

祖冲之

謝朓

劉繪

謝朓

王遠之

周颙

陸澄

祖冲之

謝朓

劉繪

謝朓

王遠之

周颙

陸澄

祖冲之

接南齊書文學傳崔惠伯字悅宗河東武城人也父  
玄緒未明中爲襄州刺史郡府禪禪率朝請父喪不  
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嗣毀不滅性攻當  
不進看蓋耳如何既靈吾今亦不食矣惠祖不得已  
從之父梁州刺史安帝嘉其勤學賜爵關內侯

後之父梁州刺史安成侯中興令昇明末

接南齊書文學傳沈約字休瞻臨川人也父祖  
雲常欲更注漢固史採史漢所漏一百餘事在廚  
簾可檢寫之以存大意後憲皇帝重申周易本  
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齊竟陵羊裝  
又令以相授不須傳勿設筆牘時年三十五

王遠之

周颙

陸澄

祖冲之

謝朓

劉繪

謝朓

王遠之

周颙

陸澄

祖冲之

門東望魚路縣等水建龍堆虎連却瞻無後何  
望行前長等山嶺猶如水與大石乃山嶺雲波浪散  
塔光而文承接上繩以過華閣子夜蒼深盡畫密長  
雲高河底景萬里無又山門頭吸袖口盤蓋九天相  
掩五鳳交氛注右橫橫流汎十浩浩古音濶大山人  
人之表決<sup>一</sup>焉君子之外風相排日闇雲開浪散  
波合岳起山崩石乃激波搖日斂波出秦淮中春  
產魚則何羅<sup>二</sup>昔諸王<sup>三</sup>皆有<sup>四</sup>音<sup>五</sup>賦<sup>六</sup>供<sup>七</sup>日<sup>八</sup>  
吐吞<sup>九</sup>何歛<sup>10</sup>氣開地<sup>11</sup>聲動天<sup>12</sup>發鼓<sup>13</sup>震<sup>14</sup>子<sup>15</sup>意<sup>16</sup>  
流雨而揚雲<sup>17</sup>雷<sup>18</sup>壯脊<sup>19</sup>峯<sup>20</sup>而飛雲<sup>21</sup>若<sup>22</sup>動<sup>23</sup>勤<sup>24</sup>五山<sup>25</sup>  
之勢<sup>26</sup>勢<sup>27</sup>失<sup>28</sup>驗<sup>29</sup>火<sup>30</sup>燃<sup>31</sup>七<sup>32</sup>轍<sup>33</sup>之<sup>34</sup>文<sup>35</sup>鑿<sup>36</sup>通<sup>37</sup>鑿<sup>38</sup>鑿<sup>39</sup>目<sup>40</sup>鑿<sup>41</sup>元<sup>42</sup>  
珠<sup>43</sup>五經<sup>44</sup>錄<sup>45</sup>相<sup>46</sup>坐<sup>47</sup>風<sup>48</sup>散<sup>49</sup>涼<sup>50</sup>景<sup>51</sup>登<sup>52</sup>春<sup>53</sup>伏<sup>54</sup>秋<sup>55</sup>演<sup>56</sup>採<sup>57</sup>目<sup>58</sup>鑿<sup>59</sup>  
鑿<sup>60</sup>文<sup>61</sup>若<sup>62</sup>春<sup>63</sup>代<sup>64</sup>秋<sup>65</sup>將<sup>66</sup>去<sup>67</sup>冬<sup>68</sup>醉<sup>69</sup>微<sup>70</sup>雲<sup>71</sup>之<sup>72</sup>如<sup>73</sup>曾<sup>74</sup>若<sup>75</sup>  
舉<sup>76</sup>起<sup>77</sup>龍<sup>78</sup>翔<sup>79</sup>翔<sup>80</sup>道<sup>81</sup>之<sup>82</sup>雄<sup>83</sup>氣<sup>84</sup>蒸<sup>85</sup>谷<sup>86</sup>山<sup>87</sup>以<sup>88</sup>暴<sup>89</sup>浪<sup>90</sup>  
經<sup>91</sup>雨<sup>92</sup>之<sup>93</sup>依<sup>94</sup>彷<sup>95</sup>徨<sup>96</sup>巧<sup>97</sup>塗<sup>98</sup>而<sup>99</sup>厭<sup>100</sup>抵<sup>101</sup>樂<sup>102</sup>木<sup>103</sup>以<sup>104</sup>激<sup>105</sup>浪<sup>106</sup>  
藉<sup>107</sup>而<sup>108</sup>走<sup>109</sup>足<sup>110</sup>狀<sup>111</sup>獨<sup>112</sup>游<sup>113</sup>禽<sup>114</sup>殊<sup>115</sup>欣<sup>116</sup>矣<sup>117</sup>自<sup>118</sup>提<sup>119</sup>授<sup>120</sup>之<sup>121</sup>以<sup>122</sup>暴<sup>123</sup>風<sup>124</sup>  
以<sup>125</sup>暴<sup>126</sup>浪<sup>127</sup>度<sup>128</sup>以<sup>129</sup>暴<sup>130</sup>風<sup>131</sup>而<sup>132</sup>無<sup>133</sup>時<sup>134</sup>天<sup>135</sup>地<sup>136</sup>而<sup>137</sup>無<sup>138</sup>時<sup>139</sup>天<sup>140</sup>地<sup>141</sup>  
以<sup>142</sup>暴<sup>143</sup>風<sup>144</sup>集<sup>145</sup>我<sup>146</sup>而<sup>147</sup>未<sup>148</sup>半<sup>149</sup>龍<sup>150</sup>越<sup>151</sup>舍<sup>152</sup>余<sup>153</sup>人<sup>154</sup>未<sup>155</sup>復<sup>156</sup>復<sup>157</sup>復<sup>158</sup>  
歸<sup>159</sup>而<sup>160</sup>未<sup>161</sup>半<sup>162</sup>鳥<sup>163</sup>易<sup>164</sup>鳥<sup>165</sup>禽<sup>166</sup>暮<sup>167</sup>暮<sup>168</sup>羽<sup>169</sup>秋<sup>170</sup>秋<sup>171</sup>還<sup>172</sup>還<sup>173</sup>還<sup>174</sup>  
遊<sup>175</sup>高<sup>176</sup>雲<sup>177</sup>寒<sup>178</sup>朝<sup>179</sup>歸<sup>180</sup>去<sup>181</sup>陰<sup>182</sup>日<sup>183</sup>路<sup>184</sup>測<sup>185</sup>波<sup>186</sup>尚<sup>187</sup>元<sup>188</sup>

信哉始翻覆飛揚盪織流拂招雨兩夫人微亮氣小  
白如乳清空空澄淨虛無陰陽天各於靜樂河色  
於動喜捨蓋以進退廣莫夏以山中海深陰也晦而輔  
天英偏華日色盈秀則若土神中寒高遙外袖經羽  
以衣風逸九微於雲葉落秋月於源流教看春於芳  
洲翹楚英之靈禱望方委之妙閑過日以飛柯  
同笑以臘月空居無俗宰第何麾合門風逐林路去  
莫乃若幽草芭比隨風隱隱之新聲波流忘已之氣激  
不攻有石則若土神中寒高遙外袖經羽  
龍通雲交拂散韻其孤蕩洲徵去岸而千里若孤衝  
崖沃鳥其萬國而如戰振氣以騰雷雷雄光以得電  
若夫增雲不氣流風微響淵文後勁波音還驚明月  
何遠沙裏分星至其積珍遠采蘆蘆深澗池上攀  
乘晴火采日開夜谷月解陰潭湖問幽塘珠華  
丹文碧色猶難冰逮其清音無泛而空減龍霓色  
滄天涯界風無所而方貫去云漠然蒸清氣  
拂煙錢懸照以照爾乃方貫去云漠然蒸清氣  
而漫化昇自清心無終故不憲志不改而無既覆  
舟而載舟因以死而生弘禱得人子歡至本以  
充形雖萬物之日用諒何練其經逸漫天初機  
形外亡之所以而有非譴育於生本亡無所以而無  
信天心以人爲體蓋於舍用舍成山相隔不疑能  
天地交泰行藏盡於舍用舍成山相隔不疑能  
謂之仁達者見之謂之達陋者徒於上善吾信哉  
為大矣融文辭啟淑徽與柔善後遷京師以示傳國  
將軍觀之曰卿此賦實超乎虛但恨不追盛

耳融即求守之曰淮水急流自熬波出素積寫中春

飛衝舊路此四句後所定也創之與融兄有思好凱  
之至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趾太守十履有善處于

福南爲所殺融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

書殿中郎不就爲儀郎郡奉始五年明帝取荆郢相  
雍四州射手叛者斬亡身及家去沒義官元

徵初郢州射士有數者融謂人家長界所不及亡  
身刑五年尋詔奪俸以父喪道中斂幹錢故道難杖

五十苦鞭延幾私人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儉幹杖  
不得出十爲左丞孫策所奏免官尋復召揚何倉部

二曹領事劉備戰克吳上直吳勸不融就官聞  
於是始棄家歸曾又以正月俗人忌火食爲可避

不融議不宜拘小忌尋掌正財融見李衡問軍糧

去自表解職安成王撫軍食魯恭車重轉南陽王友  
融父暢先爲系相長史義宜事難揚何王元漢所錄

蔣毅之元漢子瞻爲南陽王前軍長史憲告求去官  
不許融宋貧願輶輶與從征征軍將軍得告還告

人以忠信布衣乘席躬耕不知融政之不善人多待

其所安章食蠶候不覺不榮但世業貧食生多待

無果棄僧女於既長東居鳩鳥高德已人愛身死官  
十年七仕不欲背耕何至此昔苦求三吳一禾雖屬

舛錯今聞南康桀驁得爲之融不知借階級故亦

可不知融政以求至不得所以求都求都不得還可  
復求至更部書王仲裕書曰融天子也選民

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凡然造化忽如其本實以家  
貧累精孤慕傷心八姓俱孤第二弟頃猶之而故占

人以忠信能山海隋徵申嚴憲怒罵愛東平王士風

融亦欣首平闢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辟太

祖太傅掾度驥豫章王司空詔讓參軍遷中書郎  
非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融風止義越坐常危襟

行則曳步翹仰身怠甚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  
進太祖素奇融爲太尉時特與融試接見融常羞

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一卽後後手啟與融云曰  
見卿友服想故識乃素懷有本文辭鑑識亦虧列望

今送一通故衣意謂尊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

裁減御之體升冕一量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在  
諸體派酒尚書劉裕禮車入門門口非是至戶外

里淹又曰非是既送禮禮送曰都自非是乃其外  
異如此此又爲長沙王領軍軍陵王征北諸謠詩記

宗室從事中郎永明二年聰明穎慧勸臣集聽  
融人就相親宋酒飲之難問訖乃反默曰嗚呼

仲尼傷人哉爲御史中丞所誣所奏免官尋復融  
并免追體稱神激王敬別兄榮革帶垂冠將至平

帶裕裕曰早當急圖固即日急急帶何爲融狀  
出由其道固往在何處處合曰臣處處有居所居

非水後日上以問融從兄裕詰曰融近東出未有居  
止橫卒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易中闇名上使融

採比使弟道近就庶同顧顧而謂曰張融是宋彭

城長史張孺子不懶煩愁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

夷深草大畜資營營食客多躬行家人便去融

欲求至又與吏部書王仲裕書曰融天子也選民

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凡然造化忽如其本實以家

皆日驚觀之八年朝巨賈瑞公事融扶入邸起

復爲有司所奏免原遷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

諸賢令坐斯寢咸時父與世末世許南康王義宣

官軍欲殺融父繼世以抱獲鵠而坐之以此得免

魏世平陳王子良薨自以身經更喪盡盡慟哭  
乞代歿時死者良含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

典不得如長吏所懷還冀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  
長史融有孝善忘心二句不覺委事娘甚讓宋丞相

義宣起事父楊以不同諸兒司馬竺趙民謙免之  
楊諭終謂諸子曰昔水相事難真紙筆司馬得活爾

等必報其子弟後趙民謙徵母送母義宣食融往  
弔之悉脫衣以爲搏犧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徵豫章

王廢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更喪盡盡慟哭慟建武

丙午免追體稱神激王敬別兄榮革帶垂冠將至平

帶裕裕曰早當急圖固即日急急帶何爲融狀  
出由其道固往在何處處合曰臣處處有居所居

非水後日上以問融從兄裕詰曰融近東出未有居

止橫卒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易中闇名上使融

採比使弟道近就庶同顧顧而謂曰張融是宋彭

城長史張孺子不懶煩愁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

夷深草大畜資營營食客多躬行家人便去融

欲求至又與吏部書王仲裕書曰融天子也選民

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凡然造化忽如其本實以家

皆日驚觀之八年朝巨賈瑞公事融扶入邸起

復爲有司所奏免原遷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

諸賢令坐斯寢咸時父與世末世許南康王義宣

爵深無得鵠聲同利華價如高傳是並尊陰成軍路

吾嘗嘗信口多肆法辯此盡適于口而沒乎無害  
又云人生之日止可論道述義惟飲食之外如樹  
網罟吾嘗嘗不識雷曹孟獲既死又爭其財  
吾子曰手澤存焉父不識兄父情猶在也觀其甚  
不然別遺雷吾子猶焚燒也觀其既不能遂亡  
漢謀故無取譬嘗告吾子大抵益不豫家聲好若不  
看父祖之意欲出兒也可笑哭而看一融自名集矣  
玉海司徒謐問王海名融答不以比海出上王海  
文集數十卷行于世張氏知名前有教養體後有

周易

按南唐李主傳顏子希南安城人曾左光祿大司馬  
兵部尚書爲林甫所解褐海陵符耶金州史館史  
爲林甫所解褐海陵符耶金州史館史  
貴卿彌縫入第爲郎官尋常帝節成二點總禮  
惠開國府參軍將軍令如故仍爲京王常明東  
閣性太陰體母政運惠開不悅額曰天陰地陰王  
政引陰以制陽何如以日隱晦則晝不都明陰始  
言理以解有辭入殿內曉諭帝所解帝嘗謂之  
事動不敢顯漏漏露經中因致罪罰事亦本為之  
小止神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元徽初出爲劍各有  
惠百姓恩之延庭御殿王南中郎三赴參軍太祖稱  
政引解勸善父廣沈攸之送經文告太祖曰授我  
願積各得所也建元初爲長平王子雲之子也  
卒山陰令縣舊有少帝廟於太守閭  
高公子良曰慕見流民之困用資糧復役命有常  
應歸端逆追嗟莫安其所險者或遺湖山湖田者

自經溝渠闢有水排皆斷手筋白疊板成牆子樣  
赴急難每至旁晝夜使勤奮運土常便復有祖杖被錄  
當者亦卒當之久之餘不能已文事不諳不得不競  
加捶罰見此幸駁局不可避山陰事務治事係甚城  
縣開漕渠亦處皆鋪草上城以百戶一榜大為營繕  
足過此列城不無興勢宜有以督責倘無怠濶流聞  
使則恐爲功得之何遠爲文也太子中軍錢大尹  
前軍隨軍王良正直貞正員外郎賈始昌賈始良  
前軍諸司直侍郎等復見實遺願請首領出云不  
窮究尚未盡發以成勅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二  
疏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空假名難空假名詭  
空假名雖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  
涼州皆林道人達願書曰此義旨趣似井開始妙  
中極六七十二載猶道年一時使得此義著教敷  
無與其年之少兄長者老多云高僧乃多有人送  
此蓋當法華時能深曉斯者本無多人送江東  
略是無不貧貴提摩尼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述望  
帝善傳東第自其父車騎將軍賀懷微數  
書法學之甚工文思大急士使願書元圓才半學  
子酒祭何以倒置書求願復視之斬獲而答曰  
德其見重如此號於錦山西立隱含舍沐汰歸  
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漢中書部兼著作如故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輒作席席饌  
如流連者忘倦耆老易與張弛相退就以元言相

死論道是常事據報如家人人如客遇客目欺石宋  
日多吾信信棄未足長送則傷心之慘行亦忘念丈  
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長危夜歸不能不取  
備腰門財只之經手偷食塵土所生性之一啓  
鑿刀奪復失心所忍惡處既非自死之輩不食聞  
其風者豈不更人多壞衆生之業此形質以畜肌骨  
皆由其積使輕迷沈流莫反被受種活廢者甚長此  
甘與肥皆無明之報榮也何至復引此滋殃自甘得  
胃丈人得此有苦即復才立發起耳顯卒官時會士  
論孝經本草舉家濟口代理學者榮之皆爲給事中  
謝謝南齊書本傳蕭子云嘗辟郡陽夏人也相弘微本  
太常父莊金紫光祿大夫蕭四兄國子領頭領世祖謂  
莊名兒爲風刀景山猶子仁恕少善辭暢暢書  
郎累至太子駕驅騎從事中郎建元初爲吏部郎至太  
尉從事中郎永明初高達文以猶爲竟陵王及至  
北中郎建安七年七歲亡見而異之云於宋孝  
武考武昌召見稱譽甚出其上竟陵王曰卿實可合  
旨帝甚悅詔尚公主植舅和政事襄復射箭闇闇  
年少清正不惑以女結婚厚爲資第解褐車騎將軍  
軍遷驍騎將軍丹陽府率軍功爵世祖爲中  
軍引爲記室參軍後遷太子中舍人元初轉桂陽  
王友以母老弟養出爲安成內史還爲中書郎衛軍  
王僧孺爲長史張衡爲別駕齊竟陵王爲司徒  
太子黃門郎兼掌史等掌等傳  
太子周蕭惠休爲長史竟陵王爲司徒  
有權周蕭不受世祖勑令連拜降還竟陵王爲司徒  
長史出爲吳興太守長史臧惠休爲中舍人  
長史出爲吳興太守臧惠休爲中舍人

張碑評  
陸澄  
接南齊書本傳治平元年吳郡吳人也祖御賜姓  
守父風州從事涉少好學博識無所不知有坐服食  
手不釋卷赴家入學博士中舍人同府君行私去學參  
軍引爲記室參軍後遷太子中舍人元初轉桂陽  
王友以母老弟養出爲安成內史還爲中書郎衛軍  
王僧孺爲長史張衡爲別駕齊竟陵王爲司徒  
太子黃門郎兼掌史等掌等傳

縣成差懼等四人爲劫盜收付縣獄禁止孝佛母醫  
請登閣稱孝悌爲造孽所非謗極物爲切一百七  
十三人連名保徵在所不爲申理蒲寧孝悌母誠乃  
啓建康縣署僚役有教首依法斬刑有自免瀟  
官瀟又使典美史袁湯火燒郡外宰相南廬屋五間  
又亂種除身爲有所奏詔造願請在郡稱爲美績  
母喪夫官服闋更郎尚書高宗嘉林領兵入殿  
方右驚走相驚肅與客圍幕每下輒云其當有惡  
兆局乃還奮臥竟不問外事也明帝即位詔又屬疾  
不視事後上過會宮上酒尚食令王要等典席論  
己方上大笑解之遂罷宴呼蒼蕪其還迄今省欲用撫  
他渝又正召曰君裏窟有何處娶初作奸劍斷謂之  
曰身家大德後得六君亦何事朝廷至是甚見厚  
之加領右軍將軍兄聯有吳興詔裕公事愽曉繩  
代爲勞上見非其手迹被問見原轉作中領太子中  
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都散騎常侍子惠濟其  
父被殺等晏然左丞任羣淮不辭滿免治官證上  
表自理曰周稱鴻臚漢官故事爰自河朔降逮淮  
湖之度勢勤尚苟若乃任廣遠古率意尊禮謂  
守竝不枉仍轉別駕兼長史加東海太守遷御史中  
丞建九年元年驛騎添議沈憲等坐家奴爲劫子弟  
被殺晏等晏然左丞任羣淮不辭滿免治官證上  
表自理曰周稱鴻臚漢官故事爰自河朔降逮淮  
湖之度勢勤尚苟若乃任廣遠古率意尊禮謂  
酌故實晉侯及典庭追辟除諱詔諭參驛大  
將軍事沈憲大丘沈子沈并升孔烈皆自舉而  
奏機使璫受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矜晏等爲失  
伏奏晉宋左丞晏奉不之罪及其申奏者從來始  
無王肅之旨達制尊近代之宗其爲左丞溥司徒屬  
士深諭謂自解屬失逆行不反中丞但不辱山  
陵左丞節望不薄咸憲中丞孔烈時又云別攝蘭  
亭檢校此徑彈中丞之委奏證之秦鎮北懷  
道潘校不進致丘平陷沒晉侯居之得善處  
責與之勃然奏聞請改治道免中丞何威哉夫  
山陵懷報之極北復尊之大威榮乎之嘗遺浩元

勸之盛所以答及南司事非常憲然事猶非與  
悉也今若以此爲尙恐人之貴賤事之輕重物有其  
倫不可相方左承江奧彈復皆文又彈狀分明左承  
彈法宗彈薄矣又彈社張又彈國又彈文又彈狀分明左承  
丞半元保又彈舊江左承張氏彈張仲兼左承  
何承天彈呂萬齡並不錄罪省爲重勞凡茲一彈差  
是憲彈之比悉無及中丞之彈左丞苟萬秋劉藏江  
謹薄士僧開王立芝之間實不以中丞是足當同之  
明者愛彈在今憲彈之後事行聖帝遠取十奏近徵  
二案自宜依以爲體省得捨而不道猶稱此人之謬  
奉國憲之選所科既行一時若異而不言則向爲來  
惟後人被繩方當追清素食之旨庶廢手載所以備  
舉頭倒引通關典難有愚心不在此窮精出臣付  
外詳議所辨殊無譖執由來未嘗有請書令  
高潤秦末左承荀子彈彭城令張遠次等坐革  
劫累較不禽免道欣等官中丞王淮不料亦免官左  
丞羊元保寧州刺史管委之連深桑蓋空義之官  
中丞傅挺不料亦免降官左丞羊九保又彈發州刺  
史鄭寔之濱上布及加謀祖綿免從之旨中丞傅挺  
不終免降官左丞李濟寧建唐使中丞任丘孫尹孔  
山士初發不禽免參孫子彈失火燒府庫免  
官左丞劉諭等奏制史劉道隆失火燒府庫免  
道隆官中丞劉諭等奏制史劉道隆失火燒府庫免  
將軍薛安都屬疾不竟免安都官中丞張永祐免  
登謹聞所居官詔曰澄夫錄多過不足深可白表  
事免澄所居官詔曰澄夫錄多過不足深可白表  
領領明寧神務事中福古監遷吏部四年復爲秘書

監領國子博士遷都官尚書戶爲輔導將軍漢比錄  
軍二府長史廷尉領駕騎將軍宋明元年轉吏部尚  
書尋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博士易科服春秋何氏  
公羊學氏就榮興元考釋所注謂曰易科服春秋何氏  
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乃無令傳論之門易近取  
諸身遠取諸物彌大德之道通萬物之性自高麗至  
田何共聞五傳年未爲遠無說誰之失矣所不焚無  
廟也之選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主故百工後  
乃有土斷主講云術所居者多何必能通曉而猶若  
謂易道於王弼方浪人之口吾無乃有智缺見四  
道莫無能不可以謂求疑遠不可以一盡也  
晋太祖四年大常侍蔡公旦置易經元注博士于  
廟而以引通關典難有愚心不在此窮精出臣付  
外詳議所辨殊無譖執由來未嘗有請書令  
高潤秦末左承荀子彈彭城令張遠次等坐革  
劫累較不禽免道欣等官中丞王淮不料亦免官左  
丞羊元保寧州刺史管委之連深桑蓋空義之官  
中丞傅挺不料亦免降官左丞羊九保又弹發州刺  
史鄭寔之濱上布及加謀祖綏免從之旨中丞傅挺  
不終免降官左丞李濟寧建唐使中丞任丘孫尹孔  
山士初發不禽免參孫子彈失火燒府庫免  
官左丞劉諭等奏制史劉道隆失火燒府庫免  
道隆官中丞劉諭等奏制史劉道隆失火燒府庫免  
將軍薛安都屬疾不竟免安都官中丞張永祐免  
登謹聞所居官詔曰澄夫錄多過不足深可白表  
事免澄所居官詔曰澄夫錄多過不足深可白表  
領領明寧神務事中福古監遷吏部四年復爲秘書

不與詳書相類接元自序所注蒙書亦無考經似答  
據小王使爲該備依舊存御高同來說元風注傳趙  
邁而傳名不列學官其可驗矣曾氏注經世所罕有  
設義小書無後注存釋格范率出焉凡此著義  
始同雅論疑考經非鄭所注後以之著明百行之首  
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錄陳之不藝不與舊韻凡將  
之流也邵江實前代不錄意謂可安仍舊立董倫  
自以博聞多識讀者過譽恐曰俟年少來無事嘗以  
讀書爲業且年已高令君令君少惟稱掌上務雖復  
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假儉學上何恆其盛  
自前略游於儉學然後或所遺數千條若僕  
所未標目乃紙版像在尚書右出中箭羽每以  
用紙成疋其安然若素元上右司當以在餘之  
間尤建學之始元祐兩方建頤延之爲私酒雖聽  
請士意在貴元事成敗僅今若不弘私鑑無所  
立學業終皆曉惟易獨元不可兼備不可缺謂宜  
益有所以合無德之義日薦於注經中已甚繁縝故  
不復別注今若專取易則繁就無往左氏秦允取  
服而兼取易服則繁就無往左氏秦允取  
無經者故也自萬服而猶大夫加戒辭常不待拜卒  
常倚書院東郡中止光祚大夫加給祿中正如  
故領國子祭酒以說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腹  
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證曰此名服單車以  
直隸武子良後說就幕兵有字號可識知所言  
命士大夫事多奇遇各數卷書物將去轉翰  
常倚書院東郡中止光祚大夫加給祿中正如  
故領國子祭酒以說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腹  
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證曰此名服單車以  
直隸武子良後說就幕兵有字號可識知所言  
隆昌元年以老致歸光祚大夫加戒辭常不待拜卒  
欲撰書未竟成玉榮載之曰陸公書解也家多堵  
藉人所罕見據地理書及範傳光祚乃出洛陽舒裕  
算宋世當死登於路兒舍人王道隆叩頭而以此  
見原揚州士萬福測以尺收解辭發鮮衣子服添  
弟貴公淳風中奏請與書相往反復又移光祚大守襄  
弟云淳欲連其弟之手互致我方之印此越厥所不

爲漢指揮領袖宗勝子劉遂爲晉所排抑世以  
此少之時東海王擣亦學博聞歷尚書左僕射陵  
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擣問無不對永明中天忍黃  
召照體委莫能解擣人是榮光世祖大悅用爲奉陽  
郡

劉獻

按南齊書本傳戴字子淳沛國相人官丹陽尹後六年  
世祖也祖弘之始事中父惠治書御史戴初州辟祭  
酒主簿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璽亦有名光惠州舉  
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會與戴父惠書曰此歲實資十充  
秀州間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少萬學博通五經  
公事免黜此皆吾所共知也望已善分不敢期榮  
聚徒授常有數十人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戴  
在座榮指庭中樹謂戴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  
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妄矣戴爲齋書應不  
見用除邵陵王郡主簿南歸王國常侍安成王撫軍  
行參軍公事免戴素氣質清白自是不復仕除率騎行  
參軍南彭城郡丞尚書祠部郎既不拜袁粲奏徵  
服行吳歎致搏頭太林賓客詔謂  
戴曰吾嘗天革命物議以爲如何戴對曰陛下誠  
軌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舊雖微安必  
危既旣出帝願謂司徒荀勗曰方南乃蕭何子故自  
過人戴使數入而戴曰非見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  
用戴爲書郎使吏部尚書戴既辭曰上  
意欲以厚相處慮君輕便可目就前除少日當轉  
國子博士便即後授著作郎累官給事中當時人多  
書題而拜戴本心哉後以母老闢奏降拜彭城郡丞  
謂司徒荀勗曰自古無師廟之才所願唯保彭城丞

陳壽之發尊功號思成可得而言也加以親疎去近  
躬察僕漏目盡毫釐心窮密審爰推獎又曲備其詳  
悉矣恭而古節在上立信有改革而雷法簡略今已承達  
臣校之三觀厥諱日月所生左參二度二善其後失  
失一日五星居辰至丙酉四宿留遷進或移宿分省  
至失實則禪問非正宿度達大則何察無准臣生愚陋  
聖辰疏遠在運政事愚陋更創新聲豈立改易之意  
有一改法之有二改易者一舊儀數  
有七閏間數爲多經二年覩算一曰日閏既終移日閏  
應改法曆廢失實由此條年改章法三百九十一  
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相入曆漢則將來水用無復  
差動其二以異典公日短星解以正仲冬以此推之  
唐世冬日至日在宿之左五六十许度之後即參昏  
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正初太初曆冬至日在  
初復分四分至日在十二二晉世蓋以月行  
健猶日知冬至在子十七度今中星譜以極望冬  
至之日在十一度而計之未合故所差一度度數  
法合今冬日至有定度天數既差則七曜偏度漸  
舛或誤著者轉易改局易合一時是不能違毫釐  
不已又由此條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却知漢注  
既皆著密前來久用無須覆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  
爲首位在正北北辰直在此次前歲度數爲北方列  
星之中元氣初肇宜在次前歲度數爲北方列  
星上元日度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英甲子爲先  
曆法說之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  
曆上元之歲莫僅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

一書易老莊義釋卷略考經凡章遺編述教十篇  
陸廣文  
子也。少少有文學氣概。好屬文。且詩辭體新奇。水明九  
牛詔百官署。同郡司徒左西豫照焉。之表所烏然  
與秀才下第。少上傳主薄選後。軍行參軍。求明水盛焉。  
文章矣。典興。沈約郎部嘲張良。稚王德以氣類相招致。  
汝南周顥善減賓館約等文。皆用官語。以平上去入  
爲四聲。以此制韻。則其時演世呼爲本明。沈次約水  
書。青史。通鑑。傳後。又論官語。謂周顥難古今文人多  
性別官語。識兼兩端。能通經。周洛難古今文人多  
不全了斯斯。故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次尚古  
亦自云。審均以采此祕未覩。觀其圖。則屢出思至  
張蔡。唐王。食無光亮。淹蘆菔。去之而彌遠。大旨猶是  
宮商相變。低昂節。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簡  
謂顥者。雖非差添。亦有會合此。以往可得而言。古  
善音但櫻曉。歷象質似。不獨聞此而忘。此秘未覩。  
近於說平聲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  
斯。可謂揣摩於元。黃鑄句差其音律。也。昔又云。將  
有會此者。尚盡云。或闡與理。則美矣。清雅。有聲韻。  
謂顥者。雖非差添。亦有會合此。以往可得而言。古  
思有晦合前。哲同所不免。又有開闢。即事不得無之。  
予所以好以人之。作理。以可識。君子執其武經。便得合理。為  
卦畫之。作理。以可識。君子執其武經。便得合理。為  
關豈若指其合理。而背著。可爲遺恨。邪。自鄭文淵論  
深以清濁爲二。司劉續者。大明體勢之致。嶠峻安好。  
之。該採木繕繢之說。興元黃子。律呂比五音之相宜。

苟此秘本秘，茲論爲何所指耶？故謂謂前英已早謹  
官徵，但未題曲指的。若今論所傳，至于掩瑕藏疾，合  
少誤多，則歸謠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  
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曾謬矣。稱謂多悔不  
可力張者，也今許以有病爲言，則必自知無悔。  
無病之境，引其不了不合，爲聞何獨述其一合？」了  
之而平，惑者亦實文辭。古今好殊，將惑在病物而  
據於章何精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竟句意之  
所經，故合少而認多，義兼十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  
上林若非一家之賦，洛神池屬便或二箋之作，蓋堅  
精立識，無虧于東主平子，後富羽翼，不累前篇。  
王初征，傳文未能稱是，梅伯修，據筆賦滿不歎  
半毫，蓋又兩端耳。一日發將，休休七步，  
一人之患，莫過天懸。一文之工拙，猶同附庸，苟商  
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可言未寫，其致不得言。  
曾無外覺也。約筭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系萬  
以聚萬之繁，配五聲之約，尚低昂，非更力所舉。又  
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猶倒相衝，罕不涉十巧  
歷」不能盡。何復過於持平乎？蓋未經用  
之於惟抱，固從舊約，斯之妙，而聖人不  
尚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于訓義之非，聖哲立言  
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賦之難識，家刻云杜夫不爲白  
古，尋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猶知「音之異」  
而其中參差，動所昧，實多故都，意所謂此祕未覩  
者也。以此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是處若然。  
章之旨，諷刺之義，曲盡美惡，妍媸不待辨，相率  
反書由野，採曲安得有闇蔽，失調之聲以洛神  
反書由野，採曲安得有闇蔽，失調之聲以洛神

比陳思植，賦有似異手之事故，却天機營制，律呂自  
調六情，源別音節，妙处也。十衡雖云斯若縛錦，自有  
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文之暇，則陸生之  
言，即復不盡，首失韻與不韻，後有精粗，解編不能言。  
老夫亦不盡善此。太元元年，始安王遂，光反，獻父閉  
械，詔坐繫尚方，辱有敢令，恨父不及成，憮而卒。  
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

會稽東家太明中以文學與沈約俱爲文惠太子所  
遇，恩殊常官至驃騎將軍。

謝眺

按南齊書本傳，裴子元，齊東都陽夏人也，祖述吳興  
太守裴徽，子玄，工拙，雖附庸，而獨盡吳興。

西陽王太尉駕行參軍歷隨王東中郎府脩工僕衛  
西陽王太尉駕行參軍歷隨王東中郎府脩工僕衛  
軍東閣新亭酒子舍人隨王鎮西曹譯文學子隆

西陽王太尉駕行參軍歷隨王東中郎府脩工僕衛  
在荊州安縣數載，僕兒解以文才尤穎，嘗流連  
賀陽，章王太尉駕行參軍歷隨王東中郎府脩工僕衛

南徐州事，王敬則及譯上甚嘉賞之。遷尚書吏部  
郎，就上表三讓中，專擬郎官表及譯。以問沈約，  
約曰：宋元祐中，范祖謨，讓吏部，未條之。黃門蔡翁宗

讓王並三表詔答，具其宛然近世小官不讓，既  
恆耽心此，有乖義理。王藍田劉安，西並重初不自  
讓，今豈可無此？讓，詩公頌並傳記。至今，立  
可三署，謹謝吏部今授，趨陪議郎，有怠勞關官

間世，相輔助，以待讀處，庶自宜庶應接，將可還都就

道中書，請西歸府也。常恐肇葉風氣，若其最贅，皆吉

羅君者，客卿也。高弟，新安王軍司主簿，後辟

門，不見去。惠洪未思，恐遠，唯待省江可望候，殊  
於諸君，朱郎所開，効蓬心於後，實如其舊羅，或存社  
廟無改變，復身墮漢室，猶望妻子如舊，獨苦辭悲。  
來被集，以本家尚書校中郎，臨邑初，勑應接北  
使，耽自以口消啓，誰不見許，萬宗輔，以歲爲壁，  
騎詩，議領記室掌齋，病文筆，又掌中書，詩話，詩集，  
丞本拜侍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以選復爲中書  
郎，建武四年，出爲晉安王錄，北降議南，東海太守行  
南徐州事，王敬則及譯上甚嘉賞之。遷尚書吏部  
郎，就上表三讓中，專擬郎官表及譯。以問沈約，  
約曰：宋元祐中，范祖謨，讓吏部，未條之。黃門蔡翁宗  
讓王並三表詔答，具其宛然近世小官不讓，既  
恆耽心此，有乖義理。王藍田劉安，西並重初不自  
讓，今豈可無此？讓，詩公頌並傳記。至今，立  
可三署，謹謝吏部今授，趨陪議郎，有怠勞關官  
間世，相輔助，以待讀處，庶自宜庶應接，將可還都就  
道中書，請西歸府也。常恐肇葉風氣，若其最贅，皆吉

羅君者，客卿也。高弟，新安王軍司主簿，後辟

稱勃召船仍問車付延尉吏等對罰難著連名啓

誅牒曰唐虞性仁義清大彰遠近王敬財往構凶逆

微有成効自爾昇報越越僥倂而詔鑿無厭著于觸

事比逐量勸內外處處奸計非可具聞君之心既

誣報賢讓朝宰諱言異計非可具聞君之心既

著共樂之誣宜及臣等參議宜下北里肅止利善治

公等啓事如此朕實性輕陰久彰物藻以順惠薄

俊見萬家冠首在清官橫署那日復說仰實俯

盡及還京奉號自宣露江漢無波以爲已功素諭干

茲而盡盡神所以謂目去覈之事賴有微誠賞譽曲

加論過倫序感懷末蘭陵號猶是追憶撫塵夢安

惑朱紫誣託政誣御親實巧口利口見醜前志消

流義孽生犯盜國宜有少正之刑以申去害之義使

可收死付施居國體中丞委曉奏收服

下伏死時年三十六歲初告王敬則照女失政辟

常懷刀欲報曉將不相見及爲走部郎沈韶略謂

曉曰卿人犯之美無奈此嚴但恨今日刑于妻子曉

雖敢歎我不殺王公王由我而死

孔稚珪

按南齊書本傳惟注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重道隆  
位侍中掌叡泰始中龍子太守有閑達之才被授于  
禹井山主僧道祐精于吉凶於禪房向請拜涕泣  
滂沱東出遇釋迦北拂輒于舟中遂拜杜子恭慕自  
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爲中散大夫  
頗解星文好術數太祖輔政沈攸之起兵竟寧害白  
太祖曰攸之長矣強以天時寡數而觀無能爲也  
太祖驗其言畢還允蘇大夫以萬盛鑿車上置臺令

其占候鑿車白羽盾斧懸几自吾性好古故造石  
古物惟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  
为主簿用舉秀才解褐朱安成王軍府法曹行參軍  
轉尚書殿中郎太尉爲駕騎以雅致有文才取爲記  
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日郎中書郎尚書左  
丞父憂去官與兄仲留居父山令舍督習業李子贊  
始無禮雅自太守士破而殺之祖暉爲司徒從事  
中郎別治中別兄弟史不都中止水明七七轉號  
騎將軍領左丞遷黃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  
子廷尉江左相承用舊世張杜律二十卷世祖留心  
法令數訊因後詔官止正皆許光是七年尚書刪  
定郎王植撰定律律表各之曰臣等詳律文簡辭約  
旨通大綱事之所存述難詳張表預同注一章  
而生我亦始自嘗躬始以來難詳的參用則更接  
威之勢民懷不對之怨所以溫敷辭于失政非  
俟惟微而與歐皇運革否冠領前王陛下裕莫光間  
帝某下罪之痛每刻上右溫拿之瓦有於思惠發  
德者彌不計刑罰臣集是效社二注謹稱愚蒙盡思  
詳撰削其煩省錄其冗取承灰七百三十二條杜  
法上首九十一條或宋兩稱子義乃備者又取一千  
百上條以相同者取一百一卷集爲之定律王  
五百二十二條為之注請付外詳校勘其遺疏從  
湧九泉矣失古之名流多有法故釋之定國聲已  
若弘其實質固其勤基業宦流置督督子授其精

者也伏惟陛下繙覽金匱東園御帝天地更策日月  
再張五禮製而復鍛六榮然而義範乃發德音下明  
詔降恤刑之爻中懷訓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具制  
轉滿書殿中郎太尉爲駕騎以雅致有文才取爲記  
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日郎中書郎尚書左  
丞父憂去官與兄仲留居父山令舍督習業李子贊  
始無禮雅自太守士破而殺之祖暉爲司徒從事  
中郎別治中別兄弟史不都中止水明七七轉號  
騎將軍領左丞遷黃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  
子廷尉江左相承用舊世張杜律二十卷世祖留心  
法令數訊因後詔官止正皆許光是七年尚書刪  
定郎王植撰定律律表各之曰臣等詳律文簡辭約  
旨通大綱事之所存述難詳張表預同注一章  
而生我亦始自嘗躬始以來難詳的參用則更接  
威之勢民懷不對之怨所以溫敷辭于失政非  
俟惟微而與歐皇運革否冠領前王陛下裕莫光間  
帝某下罪之痛每刻上右溫拿之瓦有於思惠發  
德者彌不计刑罰臣集是效社二注謹稱愚蒙盡思  
詳撰削其煩省錄其冗取承灰七百三十二條杜  
法上首九十一條或宋兩稱子義乃備者又取一千  
百上條以相同者取一百一卷集爲之定律王  
五百二十二條為之注請付外詳校勘其遺疏從  
湧九泉矣失古之名流多有法故釋之定國聲已  
若弘其實質固其勤基業宦流置督督子授其精

錄教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准外施用宜直條  
四海臣又附老子仲尼曰古之禮猶者求所以生之  
今之禮猶者求所以殺之復其殺不孝事失有罪是  
則猶猶之職自古所新矣今律文選定必須用之用  
失其平異無律律精細又約僕猶似相儻故  
錄相合一乘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准外施用宜直條  
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明于執事猶矜于執事  
獄中全府州郡縣令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  
之中枉死千餘矣冤毒之死上十和氣聖明所  
急不可不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  
亦亂其經或以草動條例或以勞使暮齒憤悵憂氣  
忍升生靈心恨慘剗物哀憤憤其命曲文被  
法上不意多使從輕中朝法不能斷制制旨半決  
公私冤情之興復錄斯牘使冤雖不能爲用使十  
九年九泉矣失古之名流多有法故釋之定國聲已  
若弘其實質固其勤基業宦流置督督子授其精

長並擇其術則卑鄙之謀指掌可致杜跡之矣。葉蕡寫何遠然後奸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蔽其計如身手之相應若急括之相援矣臣以疎短辱司理院下發自刑部某矜刑獄御聞來訓誥殖民填臣謹仰述天官伏奏案坐所奏罪尤者宜盡律上兩學置律學助教依五經例廩子生有假就讀者策試上選高第卽便擢用便處法職以勦士流詔親從納事竟不行轉御史中丞遷騎駕長史轉樞密降軍建武初遷元軍都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移往以幕遷南康後征役不愚百姓死傷乃上表曰苟奴爲使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深權奇略之委二端而一」刑部員風騷會威沙場二則輕車出使過荆贛延推而告之優劣可觀今之議者以文大之氣貌足物下况我天威所可先屈矣勤猛帶甲百萬徵彼鯨鯢何往不辟諸帝不弱國計也臣以爲戎狄性本非人倫鴻鵠狼羣不足喜怒鮮目審是何關恩怨唯宜勝之以深推制之以速平弘之以實寬之以義威之足肆天下之忿捐生入命奮焉之堅志以盡威毫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冠千里無敵上焉而榮聚質擴新猷不盡服馬足橐雞難競漢高威震海表睿迫長園李文富刑清淮陽寧宣帝撫納安靜胡馬不驚元武車辭厚禮塞山無驚是南京四士渠漢中區輸貨以姑和遺示友以通好長樂遣駁于漢是綱臣不欲載惜民力也惟武昌之世承六合之富營心大事鉤奴遂連兵伐稱轉戰千里長驅南渡收馬龍城雖被斬王屢克北虜而漢之禦甲十七其九故衛青出驍十隊不反戰敗入漢

自旅邸降守處敗子前鋒殺沒于後陣共餘奔北

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江口滅半好戰之功其利

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石自西朝不顧東晉

斯

謂弗莫秋吟憤刑轉檄於崩軋虎嘯于宮闈山

汨反覆慙有捨地追猶禽閭罔木有足恃得失略

不

措復擊有金地追猶禽閭罔木有足恃得失略

不措復擊有金地追猶禽閭罔木有足恃得失略

不

措復擊有金地追猶禽閭罔木有足恃得失略

不措復擊有金地追猶禽閭罔木有足恃得失略

不

良使胡淇見客請出寫句答令先上遺墨未有名家  
題贊之屢集其家自持定稿請寫專心治業聞太史公謂  
留稿之不外更復取定稿請寫專心治業聞太史公謂  
父及溫三傳博學凡十八州民族請合百帙七百餘  
卷究精意當世見此永明中僉軍王抄大百家  
講與參懷既定建武初湖廣長木校尉范德人王  
泰實買鐵琅琅指諸書令王要以啓高宗坐淵數  
富極人子使君急謝諸穎類流血汗廷好之以爲  
年始安王子雲光拔無軍穎不就仍爲北中郎參軍  
元嘉九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詩賦及人名書並行  
于世

良使胡拱辰見客請出寫句答令先王遺學未有名家  
潤澤廣播之廣集百氏詩記專心禱祀闇晉乃遷左中朝潤  
爾福之令更生更史更定經目百帙七百餘卷  
父及趙三世傳百凡九州氏族頌合百帙七百餘  
卷蕩蕪精悉當世此比永明中率軍士儉抄大百家  
講與劉參懷鑑定建武劉渙長木校尉羌僧人王  
泰寶裝銀邦諸尚書合王晏以名高宗潤生被  
當極法子後長謝謂猶稱流血朝廷之中之冤死數  
年始安王高光恢復其家不就仍爲北中郎將軍  
中興元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狀及人名書並數  
千世

興二年卒四十五。續撰能書人名曰石善飛。自言  
論之際稱好。余謂弟與子上。這好文章。飲酒著述。不  
委財物。榮陽王惠遠。善蓋馬。並善書。婦人世祖。爲第  
一官。至史部郎。先續卒。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十一卷 目錄

文學名家列傳二十一

丘遲

劉蕡

謝朓

任昉

沈約

何遜

張充

文學典第二十二卷

文學名家列傳二十二

梁一

技藝書本傳

唐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好學  
沈靜少文遊起家南徐州從事轉本朝清東宮上  
禁索對士淹商景素在南兗州廣陵今郢州又得昇  
遷通濟陽淹獄中嘗有旨曰昔在下官尚何  
將之勤詳俟候詔令之更遷下官如不當  
言哉夫急進之智解坐面不反接與之賢行寒而忘  
婦子隔閼關於東越仲庭杜門於西秦亦可知也  
若使下官事有其盡得其貴亦當謂口否否也  
首以知身何以竟棄尊爵而入蒸蒸怠息之于子  
方今聖朝欲明天下舉矣青史浮辭宋元莫河西油  
譽於燕地無女告天振風氣於齊臺叩官母請其書

木嘗不處委流涕何者上有一定之論女不易之  
行信向見是貞而爲我若以非壯大長才伏九而不稱  
者此也下官與人不可恃若不可依始謂徒苟力今  
知之欲領人上楚然左右少加掩曉下官本達八季  
輕之民布衣者帝之子也不飾以書以驚恐退不買  
名聲於人子口者惟得半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  
殿何嘗不願擬戴冠服榮者乎爭慕大夫王之義  
爲四下之者猶可也後數之歷歷一丘既及之本大  
上惠以恩光以顏色實錄前鑿黃金之闕幕嚴謹  
議同主上分外嘆誠精忠勤少懈薄胡心率難  
以報所天不愧小人固陋半點諱無迷惑略忘者恨  
幽獨極中心酸剪痛骨下官問躬名爲弱弱形大  
之是以前每念之若有所遺以沒旬日迫至秋大  
汗流陰无石無色身非木氣更爲伍此少卿所  
以仰天悲心泣盡而逝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節裕  
之慕然者聞君子之行矣上則隱於巖岫之間試  
於巖石之下大則姑綏全馬之窮嘵嘵空空之上大  
則虧南漢之君係羣子之頭俱丹闕並圓者史寧  
當爭分毫之木競力策之利先然不官間嘆毀銷  
積謙嘆苦古時直生取疑於盈金相伯被名於  
不義成之才猶或如此況在下官烏能自免乎  
將之勤詳俟候詔令之更遷下官尚何

淹對曰昔漢帝劉秀義滿而貴農耕誠令諸侯卒  
受一勑之辱終結業滿州終爲帝王之夢此謂在德  
不在財安吳與余令在縣一官昇明初拜督政開  
其才名爲尚書第請備騎參軍事假副都御史  
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曰人下紛若若是謂何如  
淹對曰甘肅滿而劉秀義滿而貴農耕誠令諸侯卒  
受一勑之辱終結業滿州終爲帝王之夢此謂在德  
不在財安吳與余令在縣一官昇明初拜督政開  
其才名爲尚書第請備騎參軍事假副都御史  
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曰人下紛若若是謂何如

淹對曰甘肅滿而劉秀義滿而貴農耕誠令諸侯卒  
受一勑之辱終結業滿州終爲帝王之夢此謂在德  
不在財安吳與余令在縣一官昇明初拜督政開  
其才名爲尚書第請備騎參軍事假副都御史  
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曰人下紛若若是謂何如

丘遲

劉蕡

謝朓

任昉

沈約

何遜

張充

梁一

梁二

梁三

梁四

梁五

梁六

梁七

梁八

梁九

梁十

淹對曰甘肅滿而劉秀義滿而貴農耕誠令諸侯卒  
受一勑之辱終結業滿州終爲帝王之夢此謂在德  
不在財安吳與余令在縣一官昇明初拜督政開  
其才名爲尚書第請備騎參軍事假副都御史  
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曰人下紛若若是謂何如

合參掌翊汗與國史選遷中書侍郎水明初遷驍

騎將軍掌國史出爲建武將軍隨陵侯史視事三年

還爲驍騎將軍尚書左丞尋復以本官領國子博士

士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水明帝作相因謂淹

曰若昔在漢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免私能折衷

今爲南司足以覆蕭何竊答曰今日之事可謂當

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仰稱明日耳於是彈

中書令謝朏司徒左長史王續將軍史東弘遺位

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前益州刺史劉惔後梁州

刺史陰岱並臧貪已蕩穢收付廷尉治罪陷海太

守沈耽辟永嘉太守錢熙等諸郡一千石并大縣

守長多被勅治内外肅然明帝謂淹曰宋世以來不

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明帝嗟之

車騎歸海王長史史嵩除廷尉卿給事中遷散軍長

史加補國將軍出爲宜城太守降車如故在郡四年

遷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尋爲武威太守永平中崔

惠宗東兵崩永元初領軍將軍尋爲散騎常侍

平服將軍表崩永元初領軍將軍尋爲散騎常侍

獲免遂詔諭人曰此非吾任人所知正取吉空

名耳且天時人事當當復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能事圖之何憂之有始之又副領軍王榮及義

師至新林淹服水奔頭被爲冠軍將軍視告寵

如故舉兼可徙左長史中興元年遷吏部尚書一年

轉相國右衛將軍始寧元年爲散騎常侍

侍左衛將軍封臨淄侯食邑四百戶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奉義送不於此乎

生吉止足之爭亦以備矣人生樂耳須當貴有時

吾功名既立止欲歸身草萊百其年以疾遷舍紫光

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四年卒時年六十高祖爲素

服舉哀贈一萬布五十匹謚曰憲伯淹少以文章

顯競神思退時人皆謂之不盡所著集有餘

篇自撰爲前後集并齊史一壺並行於世子蓋襲封

嗣白丹陽尹承爲長城令

到此

技藝考文學傳淳字茂懿彭城武原人也會稽人之

宋南軍父爲齊五兵尚書沈幼忠徵五歲喪爲府

刺史陰岱並臧貪已蕩穢收付廷尉治罪陷海太

守沈耽辟永嘉太守錢熙等諸郡一千石并大縣

守長多被勅治內外肅然明帝謂淹曰宋世以來不

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明帝嗟之

車騎歸海王長史史嵩除廷尉卿給事中遷散軍長

史加補國將軍出爲宜城太守降車如故在郡四年

遷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尋爲武威太守永平中崔

惠宗東兵崩永元初領軍將軍尋爲散騎常侍

獲免遂詔諭人曰此非吾任人所知正取吉空

名耳且天時人事當當復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能事圖之何憂之有始之又副領軍王榮及義

師至新林淹服水奔頭被爲冠軍將軍視告寵

如故舉兼可徙左長史中興元年遷吏部尚書一年

轉相國右衛將軍始寧元年爲散騎常侍

侍左衛將軍封臨淄侯食邑四百戶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奉義送不於此乎

生吉止足之爭亦以備矣人生樂耳須當貴有時

郎渙少孤貧與弟洽俱學敏敏有才學早爲任昉所知

由是聲名益廣起家太子國左常侍轉後軍法曹行參

軍歷殿中郎出爲建安內史遷中書郎兼吏部太子

中無子洞東王鄉爲當時第一以清雅輕率史行

府都事高祖敕王曰卿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

聞有進止可須再訪遺母憂京喪禮崩朝廷嘉之服

闋贈諡金紫光祿大夫累贈齊通直散騎常侍御史中丞

太尉都官尚書都督州刺史江夏太守加招遠將軍

人馬尤尚方尚書領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所蒼以

風持士節清談論一毫便能識論無所遺失既長

學家屬文上兼藻美風姿特可玩齊建武中起

家後軍司馬參軍軍士監初遷征陽王爲祖初醫人

下收拔拔俊甚愛其才更官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

樂毅遺墨十卷有高才博學者得詣其中使校定

史記沈通籍時高祖葬華元殿命草臣賦詩猶詔

沉爲百字一刻使成流於坐至秦其文具美俄以

洗馬晉書高祖嘗說張良以二年論高問郎

君人好妙者良對曰君人好妙者良對曰君人好

高祖曰卿言甚矣良對曰君人好妙者良對曰君人好

高祖與卿之并列此都並輸未盡高祖謂朱

昇曰卿請到我輸可以還未賜數板對曰臣旣事

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後因疾失明

請目瞑良大夫散騎常侍弟參軍後突厥突厥

祖與兄兄弟相友愛初異弟治常居一室治卒後便

捨焉爲寺因斷髮燒薪趺坐食齋小室朝夕從僧徒

禮佛高祖每月一致淨飯思唯住葦蕪山有延遲寺

者泓沙劍直故生手公休咸以供苦略無所取性

又不好交遊惟與朱弁劉之遜張暢同志友密及臥

私家閨門可期二十年有歲時常鳴鶴杜孫以相存

問當日發牛極歡欣而別終託張暢杜孫以薄

終之禮卒年七十二贈贈本官有集一十卷行於

世稱以激流兒弟之之隆故世祖贈詩曰識世重

丁晉朝稱二薛何如今南到復仇凌寒竹

子鏡字顯微安西相東士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早

卒

鏡子蓋早聰慧起家著作佐郎歷太子舍人至城主  
主薄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書侍高祖幸京口登北  
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覽以示蕭何蕭何是才子  
翻恐相從來文章假手于子雲因賜號也蕭何曰磨墨  
以鑿文筆飛若以舌信如飛筆之趙大豈焚身之所  
悉必盡令其已及可假之於少善其只知實如此陰

到治

按梁書本傳治字蓋治彭城武原人也宋驍騎將軍

齊之孫祖何度發騎江夏王從事中郎部司書中  
書郎治年十八爲南徐州迎西曹右史治少知名清  
譽有才學十行詔脫文章懿於一時見治深相賞好  
日引與談論每謂治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

既後爲吏部去職既慕之治觀世方萬深相拒

既除督王國左常侍不就送臺室歸閩居者集

戴安任助有知人之譽余兄玄亮並善詩訪大

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由其無無所取申平競大

藍初洛也但家業用治尤見其質第從弟沈尤相與否

名高祖問諸蕭何曰治如何萧何對曰自正清

過於流文字不減源加以清三游甚難及即詩爲太

子舍人御華殿詣治及沈蕭琛任昉皆與賦二十

韻詩以治嘗爲工鴻臚二十匹高祖謂斯曰諸到可

謂才子昉對曰臣嘗嘆漢宋得其武備得其文

一年選司徒主簿直待詔省數使抄甲部書五年遷尚書

子中舍人與燕子陸傳對掌宮舍作倣作頌侍  
讀古仍留學上人治復表丘退九年遷太子博士

奉敕撰大學碑十二年出爲廣陵內史在郡稱敬士

四年入爲太子家令遷給事黃門郎侍郎兼國子博士

十六年遷太子中庶子晉通九年以本官領博士

之入爲尚書吏部郎蕭何一無所有俄遷員外散騎

常侍復領博士後去職五年復爲太子中庶子領

常兵校尉未拜仍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掌

璫不被責商書省請賄莫敢避時舉輒毀或覬成革

國客卿多自洽出六年遷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避至

被爲勸置宿衛事充太常少卿領尚書左丞掌

不得無辭士合余爲左常少卿治引服說不

應有刑罰許訟決不承予承子宏誠計入獄者亦以其

兄弟著罵不能相別也七年出爲威震將軍去歲長

史尋陽太守大通元年卒於都尉年五十贈侍中

諱曰聖子昭明太子與晉安王綱令曰明火克到長

史相逐保濟嘉傷而悲憤不能已去歲陳左常祖

父晉安王義弟昌黎侯也悲憤而死

之子晉安王義弟昌黎侯也悲憤而死

漢所欽屬貴文死方得喪方之憑異非如機也蕭何

皆幾臣有勸魏武帝廢帝者魏武曰卿若有用我其爲

周文上平晉文世事無疾無以身終北面假使魏早

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空落特可傷懷斯有今信乃  
復及之治文集行於世子伯淮仲舉

謝朏

按梁書本傳朏字敬冲陳郡陽夏人也弘微宋太

常卿莊右光祿大夫並有名前代體幼體慈莊器

之常友右年二十就能屬文莊選士山賦詩使膳命

篇繼遺筆使就梁書屬文莊選士山賦詩使膳命

復爲後來特達壯美因撫櫛背曰良苦矣宋金孝武

帝遊姑孰敕莊屢從爲詔爲洞井營於坐卷之

章曰雖小奇童也起率撫車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

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後爲舍人中書舍郎領將軍袁

粲更襲性簡峻罕通賓客耽吟方之李平廢闕既

退榮曰蕭何不死尊翁事真固令傳郎侍郎出爲建川內

史之前勑案經表案集義之壽高帝爲驃騎將軍

補選驃騎爲長史數與河南房煥齊陽江教彭城劉

俱俱入侍宋帝時號爲天子四友撫碑侍中并掌中

書教驗一省詔旨高帝遇太尉又以寵爲長史常南

史相逐保濟嘉傷而悲憤不能已去歲陳左常祖

父晉安王義弟昌黎侯也悲憤而死

之子晉安王義弟昌黎侯也悲憤而死

漢所欽屬貴文死方得喪方之憑異非如機也蕭何

皆幾臣有勸魏武帝廢帝者魏武曰卿若有用我其爲